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五十八回 掌上明珠方入手 天邊破鏡又重圓

卻說鎮國王此時尚未安歇，同公子雙印父子二人在燈下觀看古書，講些舊典。只見安寧走進來，把方才之事回了一番。高公說：「把他二人帶來！」安寧答應，將二人帶進，戰戰兢兢跪在面前。高公問道：「那一位是翰林公的如夫人？」槐氏見問的安詳，稱呼又好，遂放心來，答應到：「妾身便是。」高公說：「雲龍公子、瓊花小姐而今何在？」婦人見這一問，不能回答。鄒婆接言道：「都被賊兵衝散了。」高公道：「五松山被曹公子所殺者是你何人？賣人勾欄自刎者又是那個？」二人大驚，一齊叩頭道：「老爺，這些話我們全然不懂！」高公冷笑道：「料你不肯實言，喚人來，著實掌嘴！」防護兵答應向前，兩個人伏侍一個，揪住頭髮，墊著膝蓋，可喜他二人有緣相會，每日對吃對喝，今門對挨嘴巴。只聽乒乒乓乓，只打得滿口流紅，牙齒亂掉。打到三十上下，忍耐不住，盡情實訴。高公命雙印一句句都寫在紙上，命把二人鎖在後艙。因關係寇公父子體面，令梁氏看守，打發鄭昆到那邊船上如此回復。蒼頭領命到了那船前艙門外，見那老院子連忙迎問，鄭昆說：那兩個婦人犯著事故，我家老爺要帶他們上京請旨定罪。方才之事，與府上無涉，只管放心，明日一同開船走路。命我來不過問了令主人的姓氏，好備照會。」院子剛要回答，只見一個丫環掀起竹簾，走出艙來，向鄭昆問道：「這位老人家可是漁陽人氏，姓鄭名昆麼？」蒼頭說：「正是。大姐何以知之？」丫環說：「你那左腿有些殘疾，是怎麼又不癩了？」鄭昆見問的有因，遂說：「我這殘疾是呂祖金丹治好的，其話甚長，一時難以盡述。」

一言未畢，只聽裡面呼喚到：「你是鄭昆？快來見我。」蒼頭聞叫，掀起竹簾走進艙來，抬頭一看，桌上放著燈燭，上面並坐兩位夫人，俱是縞素衣妝，右邊那一位明明是二夫人黎氏。老頭兒瞥然一見，吃了一驚，往後退了兩步，壯著膽子問道：「上面莫非二夫人麼？是人是鬼？不要恐嚇老奴。」原來這果是黎素娘。自那年跟馮夫人回籍，姐妹撫養孤兒。那馮公子名寶印，十二歲中了秀才。當日馮知縣與兵部員外岳老爺十分相契，二人指腹結親定盟之後，岳員外升轉京中，得了一位小姐。數年之中，升了工部侍郎，打聽到馮知縣已故，夫人回籍生子成人，遂寄書請親家母同子上京相會。馮夫人因路遠未即起行。近因岳老爺又時遣家丁執柬來請馮夫人，一則與公子加冠，二則就親，因此合家上京。今日到了寶珠灘灣船，卻不意有此奇遇。當下素娘見了鄭昆，心中大慟，便把從前遇救之事說了一遍。又問道：「你如何得至此間？千歲想是在塞北麼？」原來高公被陷之事，馮夫人與寶印公子合家人等雖然知道，就是瞞著素娘一個。此時鄭昆悲喜交集，叩拜了主母與馮夫人，說：「二夫人不消傷感，快些隨老奴過去與老爺、公子相見。」素娘忙拭淚問道：「那個公子？」蒼頭說：「就是雙印公子。」素娘說：「他在那裡？他還有麼？」蒼頭說：「這一時也說不清白，就請二姨隨老奴過去，便知分曉了。」

當下馮夫人忙令丫環挽扶素娘同至大船。慌得蒼頭两步作一步跑進艙中，高公問道：「何事這樣慌張？」蒼頭說：「千歲、公子，萬千之喜！二夫人來了！」高公驚異道：「莫非素娘未死麼？」蒼頭說：「如此如此，被馮姨太太救去。方才會著。」一言未盡，素娘掀簾，走進艙中。

抬頭看見高千歲，這賢人心如刀攪一般同。叫聲：「老爺苦死妾！」撲到跟前慟淚傾。鎮國王悲喜交集忙站起，向前來雙手相挽不放鬆。目中掉下英雄淚，燈前細看認分明。只見他烏雲素挽無妝束，稱體羅衫一色青。玉面焦黃無血色，改變羞花閉月容。蛾眉不掃春山秀，淚眼長流秋水蒙。嬌姿丰采全消盡，體弱神疲似病形。高公一見心如醉，眼望著雙印開言叫一聲：「我兒，這就是你的生身母，快來拜見莫消停。」

這公子雙膝跪倒，兩手拉衣，淚流滿面，叫聲：「親母嚇！念孩兒懵懂無知，久違膝下，身在他鄉數載，如同在夢中。」黎素娘面對銀燈，左瞧右看，拉著雙印先瞧掌，看見了紅紋印記「遇難成祥，永保遐齡」，這才雙關子抱住叫了一聲，願死為娘，想死為娘！我的嬌兒呵，你可真是我那雙印子？是怎麼那年中秋何人抱去，那裡存身？是誰扶養你成丁？你父子何處相逢？幾時見面？是真是幻，是醒是睡？兒呵，你是人是鬼？為娘的我到底是活著還是已死？今日裡糊糊塗塗，奇奇怪怪，令人納悶，叫我猜疑。莫不是思兒想子，心隨意轉，一片迷離在魂夢中？

這賢人，懷抱親生，似醉如癡，慟斷肝腸流血淚；那公子，倚身膝下，心如刀攪，嚔啣大慟吐悲聲。老義僕與梁氏侍女安寧齊落淚，歎壞了艙門以外護送的兵丁與舵公。鎮國王，左手拉妻，右手挽子，帶淚含春忙解勸：「咱如今，骨肉重逢，奇災已過，理宜歡喜少傷情。」素娘拭淚挽公子，這小爺磕頭盡禮把身平。

當下樛氏、安寧叩拜了主母，送來了丫環，院子也與老爺、公子、姨太太叩頭道喜。高公、素娘歸坐，素娘把雙印喚至面前，拉著手兒，摸著頭臉，一邊落淚一邊盤問他父子相認的緣由。高公遂把始末說了一遍。素娘如夢方覺，歎道：「人心難測，竟至於此！那任婆素來小意慫恿，常常提念恩德，不料竟作出這樣事來！可敬那任守志啞啞發人，倒有此一副過人膽肝！」高公道：「若非如此設心，焉得胎疾愈忽？」素娘道：「他在那裡？妾身必須拜他一拜才好。」高公道：「就在那邊船上，今日太晚，明日再請來相見罷。我與他已認了異姓叔姪，每日早晚叫孩兒過去問安，三餐都是與我共桌而食。」素娘道：「正該如此。」說話間，送來的院子、梅香告退回船，高公子每人賞了一兩銀子，叩謝去了。

這裡夫妻母子重又談心。提起夢驚小姐之事，素娘又喜又驚，歎異非常，高公道：「別事慢說，最可惱者伏氏那個蠢才，這一回家，必要手刃此婦，方消吾恨！」素娘說：「老爺不必埋怨別人，妾身當日不勸千歲續弦，焉有今日之事？」高公仰面想一想，點頭道：「是了，這是我命該如此了！未曾定他之先，你與我求的呂祖仙示，還記得麼？」素娘說：「妾身不大記得了。」高公道：「我方才想起後兩句來了，乃是『河洲重見面，方是好鴛鴦』，彼時認作斷弦重續，必獲佳偶，誰知卻應在你我今日水面重逢之事。」素娘恍然大悟道：「老爺不言，妾身也忘記了。當日失去孩兒之時，鄭昆在福祿庵求得一卦的，乃是：『莫訝風波惡，灘頭獲寶珠。團圓奸字引，重度喜何如？』彼時也只認作找回雙印，重生歡喜。萬猜不到是在今日。寶珠灘頭得見千歲，又與孩兒相逢，豈非兩重意外之喜麼？『奸字引』三個字直問至今日方悟，若非這三個婦人作引，怎得有此一奇逢巧遇？可見神籤仙卜，是當敬信的。」雙印說：「果然，要不是他三人作引同行到京，爹爹與孩兒夢也不知母親在對面船上。」

說話間，鄭昆拿一包裹走進來，稟道：「這是王婆之物，馮姨太太說不義之財無處消放，著人送來，請千歲善處，開發了罷。」高公命安寧明早拿至岸上，換些青蚨，散與逃難之人。安寧領命，提包退下。素娘道：「好個萬惡貪婦，因謀家產，藥死自己親生，尚不悔悟！今又因財害命，卻撞法網之內，豈不是報應？」高公道：「這件事全是循環至理。那王婆開設勾欄，損人利己，神天震怒，故假手於槐氏、鄭婆以誅之，父借王婆以除鄭、槐二人。循環現報，毫髮不爽，深可為戒。」次日早起，高公與素娘、公子望空焚香，先叩謝了天地，後又在呂祖位前叩頭禮拜。原來高公敬呂祖甚誠，雖在患難，未曾一日少慢。寫個紙位，恭恭敬敬，隨處供起，早晚親身焚香禮拜。這裡邊又引起一段舊話：前者高公在監之日，雖不焚香，早晚也是望空叩拜兩次。禁子在旁笑道：「呂祖既有靈驗，就不該叫老爺遭此奇禍了！」高公搖頭道：「你這話說的差了，人何不作高一層設想，若非大仙暗佑，焉知其禍不更甚於此？」禁子點頭歎服。這是前話。

且說當下高公夫妻母子次日請了任守志過來，兩下相見，彼此說不盡的感恩念義，言不了的往事前言。高公又同素娘、公子到馮夫人船上去拜謝認親。馮夫人與寶印公子也來回拜。曹元帥聞得此信，帶同眾將，駕了小舟，抬著酒筵，慶賀道喜，歡呼暢飲。停住三日，這才開船走路。